

听雨

谢迎(任城)

秋天的雨,总是来得静悄悄的。

今天十一点左右,听见楼下有人嚷嚷着:“下雨啦!下雨啦!快回家拿雨披把车子盖上!”隔着玻璃,我往下一瞧,只见地面出现了一片片斑驳的水渍。推开阳台的窗户时,屋檐一角已挂上几串细碎的雨帘。

转身进屋,搬来一把木椅坐在阳台上,看着雨丝被风牵引着,斜斜地飘进窗台。水泥缝里的一棵小草,好似饱饱地喝足了水,竟有了深浅不一的绿,让我欣喜不已。远处,高大的树影藏在这朦胧的雨雾中,偶尔有几只雀鸟的鸣叫,滑进了这湿漉漉的空气里,转瞬消散。

雨势渐渐小了,屋檐下的水滴开始有节奏地打起了拍子。“嗒、嗒、嗒”,敲在我家空调外机上,也落进了我的心里。

忽然想起儿时,也是这样的雨天,外婆坐在窗边纳鞋底,锥子穿孔、棉线拉过的“窸窣”声,和着屋檐下的雨声,成了儿时最安心的催眠曲。伸手去接屋檐下滴落的雨水,冰凉的水珠落在掌心上,溅起小小的水花。我像儿时那样,饶有兴致地玩了许久,全然忘却了时光,也忘却了自己早已不是那个孩童。

如今,外婆的针线筐早已不知所踪,可今日听雨的心境,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风轻轻吹过,小草摇着头,不知怎的笑容已扬上了嘴角。

原来,幸福的时光未曾匆匆离开,它藏在清亮的雨滴里,藏在风中摇曳的小草尖上,藏在屋檐下每一个被拉长的、安静的瞬间里,静静地等候着我们慢下来,去听,去看,去感受……

月夜忆亲恩

朱辉(微山)

11月5日,2025年最大的“超级月亮”如期而至。明晃晃的月光洒满窗台,窗外不知何时传来风吹树枝的沙沙声。这声音,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个熟悉的小院——姥爷坐在院里的地锅前添柴,跳动的火光照亮了他慈祥的脸。

小时候,家里日子紧,爸妈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。爸爸常个把月才回一次家,我们总会抢着翻他的行李包,盼着能找到几颗糖,却总是失望。姥爷见了,便从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块糖果,笑咪咪地递过来。妈妈总要嗔怪:“孩子都让您惯坏了,哪能天天吃糖!”姥爷从不辩解,只是呵呵笑着,过后还会悄悄往我们衣兜里多塞几块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我们在姥爷家过暑假。蝉声聒噪,屋后的杨树叶在热浪里微微发抖。姥爷避开姥姥,悄悄对我们说:“走,带你们去河沟摸泥鳅!”我们蹑手蹑脚地跟着他,蹚过杂草丛生的田埂,溜到村南的河沟边。他脱了鞋,挽起裤脚,赤脚踩进河泥里,小心翼翼地摸索。突然手一紧,一条滑溜溜的泥鳅就被他攥在了手里。小桶里的泥鳅越来越多,他脸上也渐渐堆起孩子般的得意。

我上三年级时,姥爷的身体已大不如前。持续的化疗让他日渐消瘦,头发也掉光了。可即便这样,他也总是笑着,仿佛病痛从未真正压垮过他。妈妈说,他在病床上躺着时,还常常念叨,要把好吃的留给我们。

但我们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。

那个晚上,家里突然停电。姑姑刚点上蜡烛,正要挪动时,“砰”的一声——暖水瓶被碰倒了。就在这时,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慌忙接起,听筒里传来妈妈沙哑的声音:“你姥爷……走了。”

屋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烛火在我模糊的泪眼里摇曳,化成一片破碎的光晕。

曾经以为,这么多年过去,那些记忆会像老照片一样渐渐泛黄。可此时此刻,当月光再次洒满窗台,一切却清晰得如同昨日——姥爷的笑容、河沟的水声、泥鳅桶的晃动、衣兜里糖果的窸窣声,都随着这清辉流淌进心里。

忽然明白:月光如旧,人间如昔。有些离别虽隔山海,却从未真正走远。就像今夜的月光,它无声地照亮过往,让那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,在岁月深处恒久地闪烁着微光。

又到栎树火红时

柴玉霞(任城)

秋意漫过街角时,栎树总是最先透露季节的密语。初时,细碎的鹅黄粒攒在枝头,风过处,簌簌地洒落肩头。花落处,枝头却悄悄冒出串串青果,拇指大小,棱角初显,像躲在叶间捉迷藏的孩童。

待秋意渐深,栎树便悄然“燃”起来了。那些青果仿佛被秋色点燃,自尖端晕开一抹橘红,渐渐蔓延至整串果实——从浅橙到绛红,层层晕染。站在树下仰望,满树“红灯笼”垂垂摇曳,光影在地上织出细碎的斑痕,连空气里也浮动暖融融的欢欣。

小区里那棵粗壮的栎树最为慷慨。每到黄昏,放学的孩子们总爱俯身捡拾落果。轻轻一捏,果壳脆裂,露出黑亮的种子,宛如裹在红绸里的珠玉。他们将栎果串成小巧的挂饰,悬在阳台的晾衣绳上。秋风拂过,串串红果轻撞,发出细密的声响,自成一曲秋日的风景。

我总爱在栎树下驻足片刻——有时是晨光中,朝阳穿过叶隙,照亮果子上未干的露珠;有时是暮色里,斜阳将树影拉得悠长,满地落果铺就一层碎红绒毯,踩上去沙沙作响,漾开草木的清气。

其实栎树的红,从来不是张扬的热闹。它不像枫叶那般铺天盖地,也不似银杏那样金芒夺目,只将一季的炽热,悄悄藏进小小的果实里,从初秋到深冬,慢慢沉淀,静静释放。恰如生活中那些不喧哗的美好,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予人妥帖的温暖。

而今又到栎树火红时。路过街角,见枝头红果累累,几片黄叶伴着果实飘落,停在我的肩头,歇在脚边,像季节寄来的一页信笺,轻轻提醒:又一季秋,正以这般温柔而炽烈的方式,悄然而至。

秋雨也疯狂

李冰(任城)

喜欢雨,喜欢看雨,喜欢听雨。

不管什么季节的雨,只要雨滴从天而降,我就欢喜,雨是天之精灵的化身。今年,雨精灵不时地变换着调子,肆意地亲吻着世界。

当秋来了,秋雨也来啦,只是改变了模样。今天,秋雨像醉酒的诗人无所顾忌地大声吟唱着,又像嘶吼的侠客挥舞着剑戟铿锵铿锵。

啊!秋雨也疯狂!

上午,蓝盈盈的天空有点暗,可依然看到人们在街上缓缓游逛,商场门口人头攒动。一滴,两滴,三滴……雨滴落在头上,稀稀落落,人们毫不在意。秋雨本来像是孕育着宝宝的母亲,总是慈祥而端庄啊。哪承想,今日不似往常,今秋不同往昔!

突然,“猛风飘电黑云生”,四下里电光疾闪,炸雷连连,天空不知何时拉上了彤云幕布。等回味过来,豆大的雨珠开始追逐四下躲避不及的人们,这样的场面,颇有“天公横眉轻挥手,九天落下百万兵”的味道。

此刻,硕大的雨幕把天和地连接在一起,把地上的景物泼染得迷迷离离。我躲在超市的门口,惊叹这秋雨的任性。雨越来越大,迷蒙蒙的一片。一道又一道闪电撕裂了天空,一阵又一阵隆隆的雷声在耳边炸响。很快,马路上的水越来越多,汇成了一条条小溪,聚成了一片水汪,水淋淋的马路就像闪闪发光的河。商场门口的灯显得更亮了,灯光倒映在门口的积水中,璀璨地蔓延向四面八方。

许久,也许,醉酒的诗人累了,也许,嘶吼的侠客醉了,他们暂停了吟咏,不再嘶吼,沉沉睡去。雨帘收起,我和躲雨的人们赶紧回家。车轮驶过,溅起高高的水花。我仍有些恍惚:这,真的是秋雨吗?

有点刺激,秋雨也疯狂!